



# 株洲阅读者

李卉/策划

编者按

4月是属于阅读的日子,株洲读书月如约而至。为什么我们要推动全民阅读?阅读又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本期《艺文》关注几位株洲普通读者的故事,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他们的职业都十分普通,分别是厨师、村干部、渣土司机、企业营销员,他们和你我一样,为生计奔波,为家庭奋斗,偶尔也会着道焦虑,但始终怀着对阅读的热忱。纵使平凡微小、历经坎坷,他们也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书籍的追求。阅读于他们,与金钱无关,与精神有关。透过他们阅读的故事,我们仿佛能看到几位读者勇敢、坚定、纯洁、高尚的眼睛。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阅读,与那些为人类文明做过巨大贡献的文学、科学、思想大师们隔空对话,体悟自己当下的人生,渡过那些成长的困境,实现生命的意义,大概就是我们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推动全民阅读的初衷吧。

我想,这是阅读带给几位株洲读者的意义,也将成为更多株洲人阅读的意义。最后说一句,阅读不仅属于4月,每个月每一天都属于你。

(朱洁)



黄润妹

“在村干部的小小头街下面,在这个小杂货铺之外,在那些琐碎事情之外,黄润妹还有一方自己的空间和天地,那就是阅读和写作……”

## 山村里的文学女中年

罗玉珍

黄润妹今年55岁,她是一位在炎陵县沔渡镇石坝村生活了几十年的普通农妇。她有个小杂货铺,最近总是下雨,见到她时,她站在门前整理货品,大纸箱小纸箱,一箱箱装满,她不打伞、不穿雨衣,埋头一趟一趟地搬,很麻利耐穿。她就是那个多年来给我们副刊投过文学作品的优秀老作者。

### 村支部副书记,忙完村里事情忙小杂货铺

“如今实体店不好做啦,挣不着什么钱,但还是开着,维持着生活,儿子忙着他自己的快递站,我有时候也帮帮他。”黄润妹说。

说完,她开始整理起手边的资料,一个个的文件夹,有贫困户的,有党建的,有美丽乡村创建的,“都是我一户一户访问,然后把情况填报上去的。”原来,她还担任了村干部。

杂货铺经营、村务管理,似乎都是与文学无关的事情。可她却对阅读、对写作既诚恳又热情,她在炎陵县的县刊《神农风》发表过好几篇作品,在《株洲日报》副刊版面上也发表过,起初都是她鼓起勇气“毛遂自荐”,后来越来越多的刊物编辑知晓了她,并互相推荐,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一个爱读书的人文章写得不差。

### 不管多忙,书还是要看

“这几年比较忙,看书和写作的时间都少了,有时候忙到很晚,一边泡脚一边用手机处理事情,好几次手机居然掉水里。”她语气透露着无奈,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透着一股子热忱和坦率。

她拿起手边的一本书,翻了几下,就像平常在忙碌之余那样,对于阅读和创作没有那种仪式感了,但更加随心、自在。

这些年,她通过阅读和写作,认识了不少写作者,大家在一起聊聊生活和创作,交流交流文学上的经验和心得。

她喜欢读四大名著,沈从文、巴金的作品,还有《绝句三百首》《诗经》《全唐诗》《社戏》《中国诗词名篇赏析》《红楼梦诗词精选》《警世通言》《看上去很美》《包法利夫人》《红高粱》《丰乳肥臀》等等。

不管多忙,书还是要看,她说,忙到一定时候,拿到哪本读哪本,甚至只要是本书,能看上几页,便是一天中最惬意、最滋养的时刻。有时候忙到半夜,终于可以躺下来休息了,想到前段时间没有读过书了,会拿起一本书看会儿再睡。

### 有生活梦,也有文学梦

村里,家里,杂货铺,儿子的快递站,几乎塞满她生活的全部。因此,她很少出现在牌桌、广场舞等活动的现场——白天已经够闹腾了,晚上想多留一点安静的时间给自己,给书本,给稿纸。

交谈间,她总是不断地说,因为生活,这两年读书写作明显没有过去多了,因此有点焦虑,更多的是内疚,这种内疚感来自于她过去对阅读养成的习惯,因为从来不读书的人就不会有这种遗憾。能隔三差五地拿起书来,已经是件很好的事情了。

“去年我参加了县里的一个征文比赛,是有关炎陵黄桃的征文,我非常认真地写了一篇,足足写了一个月,而且还获得了一个二等奖。”她兴奋地说。感觉她又回到了热忱的青年时代。

在这个村干部的小小头街下面,在这个小杂货铺之外,在那些琐碎事情之外,黄润妹还有一方自己的空间和天地,那就是阅读和写作,那就是她的书籍和稿纸。

“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和环境,让一位开了30年车的老司机热爱上读书呢?”

## 吴光艳热爱读书的老司机

罗玉珍

吴光艳的家在潞口区,他是一位开了30年车的老司机,每天吃过早饭后便出门工作,开着渣土车去给不同的工地送土,日复一日,往返于不同的工地。

### 开渣土车营生,偶有作品发表

吴光艳高中毕业就出来开货车,开的士、开公车、开驾校教练车,早年闯荡过珠三角,如今回到故乡,回归家庭。我想让他谈谈自己的人生经历,例如打拼过程中难忘的事情,他沉默了,许久,才说了句:“说起来都是泪,跟骆驼祥子差不多。简直颠沛流离。”

其实开车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面对的更多是钢筋水泥,都是些庞大、粗犷的存在,很难相信,每天身处这种环境的他,会常年保持着对阅读、对写作的热忱。

吴光艳的文章不少,大多数都静静地躺在他的稿纸上,我向他我要来一些认真阅读,文章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就像是一种与心灵的对话。他投稿不多,在《潇湘》杂志发表过一些,给编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生计艰难,但精神富足

当我们聊到阅读的时候,他突然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他说,觉得很辛苦时,也会打开短视频软件,刷一刷,也有意思,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可之后再回想,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一种虚无的感觉,读书却不一样,如果沉入书里,事后是有“回甘”的。他笑称,自己喜欢和爱读书的人在一起,聊起天来也觉得有趣一些,“可能就是装文化人吧,哈哈。”

我很好奇吴光艳会在枯燥无味的驾驶工作之余阅读什么样的书,他于是带我参观了他的书柜,我看到了蔡澜的《红颜知己》、王跃文的《国画》、阿来的《尘埃落定》、何苦的《最后的棒棒》、陈宏光的《八旗子弟》、陈琛珍的《西藏生死线:荒野尘梦》、韩兢的《隐形将军》……这些书,体现了一位读者的眼光。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保持阅读习惯的呢?吴光艳说,其实是外公的真传,小时候住在外公外婆家,外公总会念《增广贤文》《千字文》《百家姓》《烈女传》《唐诗宋词三百首》《三字经》,“小时候好读书,不求甚解。”

### 除了自我放松,他还有不小的阅读“理想”

吴光艳的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儿子一个读大学,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如今又有了房贷的压力,开车收入也不稳定,经常入不敷出,柴米油盐是生活主旋律。

对吴光艳来说,读书、写作,是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就像在历史长河中遨游。关于读书,吴光艳还有个不小的“理想”,“现在的孩子喜欢电子产品的越来越多,除了教辅书,很少主动读纸质书了。如果有一天,我学问再深一点,真想给他们讲一讲毛泽东的诗词、苏轼的词、辛弃疾的词、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我非常喜欢这些作品,也希望孩子们也来欣赏。”



吴光艳



吴晓彬

“看完《巴黎圣母院》,吴晓彬突然知道了什么是人性美”。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跟过去不同了……”



扫二维码,观看吴晓彬的阅读故事。

## 吴晓彬被阅读改变的“问题少年”

郭亮

上午9点,华人街某知名餐企的后厨,一身白色工装的吴晓彬走进厨房,供货商陆续将昨日下单的货品送来,一一验收签字,再吩咐切配小弟按要求杀鱼切肉,做好餐前备料工作。

与几年前相比,眼前的吴晓彬显得精神很多,白色的工装抖擞熨帖,之前的稚气已完全消失不见,倒颇有些职场中坚的凌厉劲儿。在后厨,吴晓彬是仅次于厨师长的主案,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湖南省内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时有诗作散见于《中国诗歌》《新世纪诗典》《月亮诗刊》等刊物。

### “问题少年”的成长

吴晓彬是新化人,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深圳打工,年迈的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住他,初一上完,死活读不进书,成天和镇上的一帮坏孩子混在一起,“除了打老师,什么坏事儿都干过”,算是典型的“问题少年”。

16岁那年,家里的亲戚实在看不过去,便将吴晓彬送到了父亲身边,目的自然是他远离镇上的那帮坏孩子。可深圳的坏孩子更多,他不过换了个更为广阔的胡混的天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难得没有去街上胡混的吴晓彬在出租房里看到一本父亲租来的武侠小说,一下就看进去了,“特别喜欢”。继而,更多的武侠小说被吴晓彬租来,囫圇吞枣地看完,最爱看的是梁羽生,“武功是其次的,人的江湖侠义才是首要的。”

武侠小说看多了,也有腻的时候。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晓彬在住处附近的书摊上花10块钱买了本《巴黎圣母院》,那是跟以往阅读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情节推进无比缓慢,更多的篇幅花在了景观环境的描写上,阅读起来也很吃力,花了个把月时间,吴晓彬才将这本书看完,“突然知道了什么是人性美。”也就在那个时候,吴晓彬觉得自己跟过去不同了,“我觉得自己跟那些混混不一样,我比他们高级。”自此,吴晓彬开始有意识地远离过去的生活和朋友圈。

### 跟诗歌结缘

18岁那年,吴晓彬开始进厂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五金厂,只待了4天,“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我吃不那个苦,再说也没时间读书。”

到年底年轻狂,不知掂量艰难,彼时的吴晓彬以这样幼稚而可笑的理由频繁地在各个工厂之间换工作,反正,深圳那边的流水线工厂永远都缺人。

其实吴晓彬的举动也有其深层次原因,周边的工友下班后不是打牌就是到网吧打游戏,他与同居一隅的父亲也鲜有交流,满腹与人倾吐的欲望都郁于心,只得埋首在各种文学作品里寻个解脱之法,但也带来更严重的负面效应——书读得越多,越是反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巨大,跳槽离去的心思也就动得越发频繁。

书读得多了,自然有了倾吐的欲

望,限于知识架构和个人阅历,也谈不上什么主题创作,布局谋篇更是没有,无非一些个人感悟之类的零星片语,可也有人欣赏——那时吴晓彬在一家电子厂工作,因为喜欢同样的音乐和一个四川来的工友走得比较近,因为某些原因,那位工友要离开深圳,吴晓彬得知后很是伤感,写了一首名为《送别》的诗歌送给他。当然,以严谨的诗歌观点而论,这些分行的字句还远称不上是诗,可工友却很喜欢,这也让吴晓彬很有成就感,第一次感受到了写作的乐趣。

受此刺激,吴晓彬勤快地将脑海里不期而至的灵感记录下来,待工余之暇,再整理分类,添枝加叶,形成一段又一段分行的词句,也自此略懂得窥诗歌写作的门径,受益于蓬勃发展的社交新媒体,这些稚嫩且生疏的词句挂在网上,总有同道之人点赞认可,就这样一直坚持写了下来。

### 株洲是第二故乡

2012年,在此前深圳那家电子厂认识的工友的“蛊惑”下,吴晓彬背着包来了株洲,结果,就得到了现在。

按工友的说法,株洲这座城市适合吴晓彬这样的“文艺青年”,生活节奏慢,工资虽然不高,物价却比深圳低不少,且线上线下的读书交流活动也颇频繁……当然,要享受这样的慢生活,首先得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虽无专业技能,所幸农村孩子出身,手脚尚算勤快,在看到街边餐包店包工包招服务员广告后,急欲在这座城市落脚的吴晓彬没有任何犹豫,立马答应留下。遗憾的是,这份工并没有持续多久,理由有些可笑,那时他加入了一个诗歌交流群,群友说在东莞搞一次线下聚会,吴晓彬找主管请假,不批,干脆辞职走人,结果到了东莞,发现其他的群友都没有来。

这样“疯狂”且不成熟的举动在吴晓彬来株洲的头两年发生过多次,“诗人嘛,感性总多过理性”,多年以后,吴晓彬自我解嘲道。直到2015年,父亲和他商量,要在新化老家建一栋房子,父子两人用去全部的积蓄以及数万块的债务在乡间盖起了一幢两层半的小洋楼,也因为这些债务,吴晓彬成熟了不少,类似这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才收敛不少。

2019年,吴晓彬入职现在的这家餐企,一步步从切配小弟成长为后厨独当一面的主案,相比以前连轴转的流水线,这份工作让他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阅读和写作,突如其来的灵感转换成手机上零散的词句,厨房里的一条鱼,下班回家路上的一只猫,路上拥吻的情侣,风光带上跑步的人群,北去的湘江水……都被他写进了自己的诗里,诗也越发娴熟精熟。除此之外,他还热衷参加这城中各种线上线下的读书交流活动,倒是印证了当日工友的“蛊惑”,正如他在不久前的一篇创作谈里写道,“株洲满足了我对生活的理解,更像是我的另一个家。”

“读书活动是纯公益的,我也需要别的工作来养家,但周四默读夜和公开演说实验室算是我内心保留的两个小岛,无论再忙,我都会抽时间参加……”

## 郭思哲草根阅读推广者

郭亮

4月22日晚,大汉悦中心当当书店内的一间活动室,34岁的郭思哲坐在桌边,目光从面前的《平凡的世界》上快速掠过。同郭思哲一样的还有十多位男女,人手一本《平凡的世界》,目光专注于书本。提前“收缴”的手机放在桌前方的储物柜中,除了外间偶有路过的行人发出的嘈杂和书店外放的隐约音乐声,整个屋子只能听到书页沙沙翻动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主持人宣布默读结束,一众男女从书本中抬起头来,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话题多集中在书中能引起共鸣的情节,当然,偶尔也会跑偏,工作、生活、情感中的种种也会与分享。

这样的场景,每个礼拜四晚上都会在当当书店内准时上演。作为活动的发起人,只要没有去外地出差,郭思哲基本上每次都会参加,从2019年开启“周四默读夜”以来,除开疫情期间暂停数期,如今已走到第95期。

郭思哲是土生土长的株洲人,普通工薪家庭出身,上了个普通大学,毕业后找了份普通工作,如果不发生意外,未来大概率是找个普通的妻子,过着普通的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危机是2016年显现的,彼时郭思哲29岁,向来乐天知命地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挺失败的,年近而立却一事无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是谁又想要自己平凡而普通呢?”惶恐的郭思哲想到通过读书来提升自己。

那段时间,可能是郭思哲“学习”最勤奋的时段,但有闲暇时间,手中肯定捧着本不知哪儿摸过来的书。不但如此,生性散漫的郭思哲还发动身边朋友,甚至通过社交网络招募同样爱读书的人,开通线上读书会群组,每周共读一本书,每日群内打卡,互相监督,也会在群里彼此推荐最近读过的好书。

2019年,正在株洲市图书馆工作的郭思哲有了把这个线上读书会搬到线下的想法,正好当当书店愿意提供场地,一拍即合,便有了后来的“周四默读夜活动”。那个“每周共读一本书”的微信群组,也在这几年发展壮大,由最开始只是郭思哲身边十来个相熟的朋友,变成500人满员的微信大群,群名也更为有邻有里,取《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之意。

除了每周一次的默读活动之外,有邻书社还有项名为“不是奇葩也要说”的公开演说实验室的活动,每两个月一次,事先设置议题,群员各自认领正反观点,在活动现场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由于缺乏公开演说的训练,初登讲台,大多数人都会心跳加快、手心出汗,词句往往含糊吞吐,不能连贯成篇,但进步也很明显,不少书友在参加几次公开演说实验室的活动后,再加上平日有针对性的地练习,再上台,已能流利且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还能如相声表演般地来两句“现挂”。同样在2019年,郭思哲从原单位辞职,入职某家公司的营销部门,“营销这工作你知道的,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其实是个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亏得这些年组织这些读书活动,还有公开演说实验室之类的,对我提升很大。”

因为工作性质的变动,现在的郭思哲比几年前更忙了,加班是常态,但再忙,每周一次的默读夜和每两个月一次的公开演说实验室,郭思哲都会参加,“我曾经想过,开一份能开开心心地做读书活动的工作,可惜株洲还不具备这样的土壤,那也没有办法。相比以前,有邻书社的活动其实少了很多,毕竟,活动是纯公益的,不来钱,也需要别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但周四默读夜和公开演说实验室算是我内心保留的两个小岛,无论再忙,我都会抽时间参加,毕竟,我们除了养家糊口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啊!”



郭思哲